

腳踏進朝鮮的泥淖裏

擬美兵日記

黃裳



擬美國兵日記

六月二十九日——東京

今天這一天可以說是自從到了日本以後，最緊張的日子。

聽說老麥（麥克阿瑟）已經到了朝鮮的水原。無疑，這表示了朝鮮問題的極端嚴重。司令部裏管情報的克爾少校整天辦公，這傢伙的臉比平常更紅了，紅裏帶紫，像是要漲破的一支充滿了淤血的皮球。不知道是爲了東京的天氣轉熱的關係還是什麼。這傢伙不能到酒吧裏去喝酒，可實在苦了他。看他一面跑來跑去，一坐下來就提起了啤酒瓶子的神氣，可以知道那情況是非常嚴重的了。

在俱樂部裏聽無線電，就又聽見了地下佬杜魯門的廣播。他答應老麥在朝鮮使用美國的某些陸軍地面支援部隊。又命令美國空軍出動攻擊北朝鮮境內的重要軍事目標。又命令美國海軍封鎖整個北朝鮮海岸。

好啊，一聽到這裏，整個的俱樂部就好像起了一陣熱轟轟的浪潮。小伙子們都吹起哨子。酒喝得更快了。平常喝啤酒的一聽了這個都換了杜松子酒；抱着女人跳起舞來，也更不像

話了。潘夾着那個可憐的，頭部只靠到他胸部的安子在地板上亂轉，顯然，他已經吃得太多了。脚步亂得一踏胡塗，那個可憐的小女人再也知道怎樣跟着他轉動。忽然，她尖叫了一聲，原來潘把她給用力一夾抱了起來，從頭上翻了過去。這時俱樂部裏的空氣更熱了。

嘿，這幫孩子，真不知道開的什麼心。聽見打仗就會這麼高興。

大家的酒都喝得差不多了，潘到了我的桌子上來，他說：

「多貝先生（註：日記作者是一個久歷戎行的老兵，升到了準尉。在美國軍隊裏，對準尉的稱呼是先生。）怎麼樣，換個地方去溜溜吧？」

於是我們就離開了俱樂部。有潘（二等兵）和比萊（一等兵）。潘還拖着那個安子，出了門，跳上了吉普。潘緊緊地捉着安子鑽到裏面去，比萊一踏油門，吉普就一直衝出去，衝到大街上，衝過了紅燈籠，轉彎就是銀座了。這傢伙酒吃得太多了，不說開了紅燈，速度也早就超出了城裏行車最高的速率，差不多每小時四十五哩。

回頭看看，還好，MP（憲兵）沒有跟上來。

可是在轉角的地方，我醉眼矍矍，向路邊望去，正望着一個小日本呀，這傢伙的眼睛好怕人，兩股兇光，一面孔冷氣，還讓我清醒了一半。別看老麥天天捧日本人，報上親善合作驕得無天驕，可是奇怪，普通看見日本人却永遠是這麼一股神情，冷得怕人，好像有洗不清的血海深仇似的，怎麼回事呢，我想了好半天。

銀座的紅紅的霓虹燈，就像一片血光，照得我眼睛發暈。天殺的，一看見這個，我是什麼念頭都忘了。

我們的吉普停在了一個旁街的小巷子裏的一家叫「玫瑰酒店」的門口，門上掛着一塊白地黑字的牌子，上面寫着，「美國兵准予入內」。一推那兩扇活門，就有一股熱熱的酒氣向我噴過來。房裏的電風扇在拼命轉着，搖着頭，擺來擺去，可是一點都沒有涼意。

比萊拉着我們走到裏面的一個角落裏去。那裏是特別黑暗的一個角落。火車座隱藏在裏面，外面的人是看不見裏面的，外座靠櫃台很近，要拿酒，只要一伸手就是了。

在這個酒吧裏又遇見了兩三個熟人。白特勒上尉也在這裏，這傢伙和我是老搭檔了，他同我做了一個鬼臉，通紅的酒糟鼻子一擡，好像很可能有幾條白蟲從那個爛楊梅裏擠出來似的，這傢伙的眼睛都斜了。

「聽見了消息了沒有？」我問他。

「好機會來了，多貝！」

「再喝一杯你的鼻子就要炸開來的！」

「狗屁，」他不屑地用那生滿了黃毛的大手輕蔑地從面前一掠，「日本的米酒隨便怎樣也灌不醉我的！」

滑的手拉着那個可憐相的安子，像扔一個蒲包一樣地把她給扔在黑暗的角落裏去，接着就

把自己的又肥又大，蒸發着酒氣熱氣的身子向裏一擠，就好像要把她給擠扁了似的。

我和比萊坐在對面的火車座上。一個矮矮的女侍來了。她在我們的桌子前面站了下來，塗得白白的臉和那塗得過大的鮮紅的嘴唇十分不自然地裂開來笑了一笑，問我們要什麼酒。比萊伸出了粗手一拉，把她拉在身旁坐下來，告訴了酒名，她掙扎了一下，勉強地笑了一笑，才走了開去，拿酒去了。

我的耳邊只聽見比萊的高聲地像獸野一樣的笑聲。我的朦朧的醉眼一睜，就看見那個被擠在角落裏像個等待屠宰的小動物一樣的安子，她那一閃一閃的滿佈着畏懼的目光，剛一碰到我的，就又逃了回去了，她的身體縮得更小，更後退，潘的發着熱氣的身子好像越來越大，樣子，簡直要把她吞沒……

潘和比萊都是陸軍總部裏的，和我在一起，潘是三十歲的大孩子，出身是一家烟紙店的售

貨員，現在是二等兵；比萊則是大學還沒有畢業的學生，只有二十三歲，現在是軍曹。

比萊從褲子後袋裏掏出了皮夾子，皮夾子裏面藏着他的兩張寶貝，我是已經看見過他拿出來不知多少次了。這次就又拿了出來。

這是一張女人的照片，是他的老婆的照片。因為多次拿來拿去都已經快破裂了。

這次他是拿出來給那被擠在角落裏的安子看的。

「你看她漂亮不漂亮？」

安子長却地從肥大的褲的背後撿了出來，輕輕地瞞了一眼，用生硬的英語說了一聲：

「很好！」

比萊又大笑起來，又從皮夾子掏出了另外一件寶貝，是一張發黃的白色硬紙卡，上面有個通紅的印，這也是他的文人寄給他的。他拿過來在嘴上親了一下，用手頂牢了那紙卡，好半天。

「好不好？」

安子看了這個，就又退縮到潘的身子後面去了。比萊又大笑起來，向我說：

「多貝先生，你看我們會不會到朝鮮去？聽說那邊的姑娘比日本的好看的多呢！」

碰到這種事情，他們就都來請教我了。在這一批孩子中間，我本來也算是一個老資格了。三十年來一直在遼東，我在中國的天津北京駐紮過，到過印度，也到過越南。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我是在中國的西南的，桂林重慶昆明都去過，就還沒有到過朝鮮。

「朝鮮麼，那地方好極了。那些小城多美麗，女人多漂亮！」

我雖然不會去過，可是牛是不能不吹的，不然就會喪失了我的「領導」的「威信」，我還一吹，居然把比萊和潘兩個小子給吹胡塗了，他們都睜開了大大的眼睛，聽我的山海經。一句句的問我這個那個，我的話匣子也越開越大了。

怎樣收場呢？

酒又喝了兩瓶，空瓶子放在桌子上。潘和比來的眼睛更紅了，身上都發着熱熱的水蒸氣。潘把安子攆得緊緊的。

「你們打過仗沒有？不打到鄉村裏是找不着好女人的。可是得當心那狙擊手呀，他們藏在樹上，等你走近了才開槍。」

「這有什麼可怕的？碰到樹林，就拿噴火器燒平了再說！」

潘大聲地說着，回過頭來問安子。

「好不好？」也不等回答就又灌了一杯。

我是先回去的。因為晚上還要點名。

在我走進總部的时候，正好碰到克爾少校從裏面走出來。

「多貝先生，命令叫你明天早上六點鐘準備出發！」

「到哪裏？」「到時候你會知道的！」他說完了就又匆匆地去了。

我的酒已經醒了一半。

六月三十日

昨天晚上的一幕是相當緊張的。平常神氣活現的克瑞格上校，昨天就變得更為嚴肅。甚至連笑都不笑了。這只「鸚鵡」的年紀雖然不太大，不過五十六歲，可是他的頭頂卻已經全部禿

光了。走起路來是一搖一搖的，前身向前微俯，邁着遲緩而特別的步子，活像一隻徘徊蕭的鴛，這就是他為什麼被稱為「燒鴛」的理由。

這傢伙的被稱為燒鴛，也還有另外的一個理由，他是西點軍校的老教官，是在東京的美軍總部中間的有數的正規軍人，可是他在學校裏的那一套，死板板的嚴厲作風，在現在，恐怕就有些行不通。他原來是只能在訓練學校裏教學生跨了正步的，至於上前線打仗，那就完全是外行。——也就是說正是一隻活燒鴛。

我這個老行伍，只有看見這隻老燒鴛有些異樣的感覺，他到底是正規軍人呀！

昨天晚上九時半，臨時命令總部各科人員都在會議室集中。大家都到了，只等「燒鴛」到來，而他却姗姗來遲。後來大家幾乎都有些不耐煩了，正想要解散的時候，站在門口的雷少校打了一聲胡哨，大家馬上就都靜了下來，原來這時已經可以清楚地聽見這隻「燒鴛」從樓梯上的腳步聲了。等了一會，突然，嘆通一聲，「燒鴛」從樓梯上滑了下來，大家都覺得非常奇怪，他為什麼會這樣慌張！

這一滑使他的表情格外緊張而難看。那隻臉色變得格外陰晦了。他走了進來以後，沉默了半響，向大家行了一轉軍禮以後，就說了：

「大家知道，今天總部接到南韓美軍顧問團的報告，那邊的情形很緊張，我們所訓練的南韓部隊，成績遠不如估計的理想。現在，那邊的軍事形勢是非常之糟的，甚至我們已經不能靠

了顧問團的人員對戰局有什麼控制了。將軍們考慮派遣陸軍登陸。大家知道，這是我們美國人在亞洲的地位、感情，……一切的很嚴重的考驗。我們得好好地完成這次使命，總部考慮派駐日的美國軍隊到南朝鮮去，總部也將有一位少將和他所必需的部屬一起前去，我們現在宣佈到朝鮮去人員的名單，這些人要在今晚作必要的準備，不能離開總部，在明天早晨任何時刻聽候命令到飛機場去起飛。」

這個雖然是在意料之中的宣佈，畢竟使會議室的人們激動起來了。大家和那老頭子的陰沉的語調也很有關係。他讀起那名單來，就好像牧師在教堂裏讀被追悼的陣亡將士的名單一樣。

自然我的名字也是在內的。

解散以後，「燒鷄」還特別和我說了兩句話。他說，「這一次是去作戰，不是去作什麼演習！多員先生，你得好好地選擇你的部下，你是有相當戰鬥經驗的人，你知道火藥的氣味，你也應當知道你要挑選的是怎樣的人。」

這老傢伙，不在這種時候，大約是不會對我客氣的吧？「是，長官！」我也只有這樣立了一個正算數。天知道，我能挑選出什麼好的精銳的部下來，這批小傢伙，跟女人倒都是一等聖手，可是打仗，上帝保佑我們吧！

挑選組織跟少將一起出發的人選，再到供應部去領裝備，檢查隨身攜帶的槍枝，一直弄到三點鐘。真該死，比萊是連掃槍都還搞不清的，一隻湯米衝鋒槍，卸了一刻鐘，排好了又裝不

上，還是我替他拼好了的。

今天早上五點半就又給叫醒了，真是該死！

我們乘了十幾部吉普，三部卡車，到飛機場去。除了軍械以外，少將連咖啡、水果、乾糧都帶了去了，這就滿滿地裝了一車。

車子一齊開進飛機場。那裏已經有三架〇〇型的運輸機在等着了。我們費了一刻鐘左右的時間裝好了物資。等我們爬到飛機上去以後，前面的發動機已經老早轉動了半天了。

在空中，我們三架運輸機的前後，有四架銀白色的戰鬥機在圍繞着，大概是怕朝鮮的人民飛機的攻擊吧！這幫傢伙的胆子也不免太小了！不過，小心一點似乎也是不錯的。

我們這一次出發，是用了朝鮮美國顧問團的一個核心小組的名義的。因為是在緊急命令之下，倉促組成，所以「陣容」是並不十分「堅強」的。不過「威風」却並不是沒有，這個小組是駐水原的「美韓軍聯合司令部」的上賓，更乾脆地說，即是上司，那是無可疑的。所以，不是明白得很嗎？我們有着「十足」的威風。

我們的目的，就是那個「聯合司令部」的所在地，南朝鮮最後的一個有力的空軍基地的水原。在飛機上，一面看着窗外掠過的白雲，一面想着在飛機場上的情形，大概是差不了的，一定很熱鬧。這樣在高空，微寒的氣候下，很容易地就睡着了。不久，猛然地，覺得機身稍有

動盪，氣溫也突然高了起來，睜眼一看，原來已經到了。

天殺的，這地方好熱，竟比東京還要熱！

開開艙門，放下活梯，少將先走了出去，在活梯上站了一下，舉手行了一個軍禮，我從他的手腋下向外一望，啊！不得了，大批穿著美軍制服的朝鮮軍人分開兩排站在那裏，立正敬禮，實在「威風」得緊。

我差點沒有笑出來，可是馬上就又嚴肅了起來了。記住，面子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們跟著少將一起下去，那兩排軍官最前面的兩個馬上跑步上來，在少將面前站立，行了一個畢恭畢敬的軍禮，然後就伸出手來，握住了少將的手，後腳微微地跳着，這傢伙好開心，那神氣就好像接來了一位活菩薩。

我們跟着上校們下了飛機。

我正在出神注意他們的時候，忽然聽見耳邊有一下清脆的馬刺鐵撞擊的聲音。呀，在我前面也有一個朝鮮軍官在立正敬禮了。這弄得我倒挺窘的，真糟，差點兒失了儀，我放下了手裏的皮包，也還了一個禮。然後就又是握手，這傢伙握得我的手有點發痛了，我再仔細一看，耶穌上帝，在我面前這個傢伙原來是一位少將！再回頭看看，潘和比萊也各有一位上校在招待着啊！

沒有辦法，只好應酬一下，可惜的是這個伙總不懂英語，所以並沒有什麼結果，正在這無

結果的應酬進行之中，又忽然聽見我們的少將在喊「多貝先生！」

「是，長官。」

「告訴弟兄們，卸下行李，馬上集中，離開機場！」

「是，長官。」

「這地方不安全，隨時有遭受空軍和游擊隊襲擊的可能。」

「是，長官。」

真糟，馬上又起了忙頭，不過，解決了和那位少將的莫名其妙的應酬，倒也是好事。這樣，五分鐘之後，我們又坐在吉普裏了。也不知道是吉普開得太快，還是路不好，顯得要命！

汗水從鋼盔的裏緣流了下來，難過極了。一睜眼，跑道旁邊好大的一個彈坑，乖乖！

美軍司令部是駐紮在這裏的一所農業學校裏的。這離開飛機場大約有不到十哩的路，車子開得快，路又不好，顯得屁股都有些痛了。我坐在司機的旁邊，順便看看路邊的景色，很奇怪地我發現了一件事實，有些村莊裏的房子，屋頂都沒有了，斷瓦頹垣都露出焦黑的顏色，農民一個都沒有。什麼道理呢？回頭問問坐在後面的一位「中校」，才知道，李承晚政府爲了防止游擊隊襲擊機場，所以把道附近十哩以內的農村全部燒光了。這倒是第一次才聽見的新聞，我雖然久歷戎行，東征西戰走過了不少地方，這種作廢的方式也還是第一次看到。我不禁沉

思，這事情有點嚴重，不是嗎？原來這次作戰的對手並不完全是武裝的北朝鮮人民軍，是連全部朝鮮人民都包括進去的。

我開始感到，這仗打起來，不會是怎樣輕鬆的事了。

在車上亂七八糟地和那位南朝鮮軍官——李中校談了不少話。這傢伙的英文程度比起那位少將來高明得多了。不過這傢伙一臉孔油腔滑調，笑起來連眉毛都會動的，神氣却使人看起來覺得不大舒服。他是一位聯絡官，是李承晚的軍司令部和美軍駐野戰軍司令部的聯絡官。他笑嘻嘻地說，他是十二分地衷誠為美國軍人服務的。舉凡傳遞命令、佈置宿營、供應伙食、……這一切，有什麼事只要找他好了。這是一條很「忠實」的狗，讓他伺候起來，大概是不會差的。不過我又在考慮着另外的事，像這種鬼頭鬼腦的傢伙，在局勢緊張尷尬的時候，會不會靠得住，可就大有問題。看樣子，朝鮮的老百姓，即使是種田的女人也好，都是危險人物，這可是够討厭的事，在這樣的局面之下，靠着這麼一位並不十分



看！這傢伙神氣活現的大吹牛X

養得住的領路狗，那麻煩可大啦！

不過這事是不能放在臉上的，我還是跟他七搭八搭的漫談，潘和比萊這兩個傻小子，却和他成了好朋友了。談得好熱鬧。三句話談過，潘就忍不住，問他：「這裏可有『咖啡色』的『眼睛』？」這小子當然不懂這是什麼意思，不過潘做了一個鬼臉以後，他馬上就明白了，馬上說，「有，有。你可以很好地挑選一下的。」這就讓他們更加興奮起來！

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一點都沒有聞到這裏空氣裏有多濃的火藥味，念念不忘女人，我差點忍不住要當面教訓他們一頓，不過，我終於忍下去了。在領路狗面前是不好露馬腳的。

在談話中間，我又零碎地知道了一些情況。

南朝鮮的兩個主要城市，大邱和光州的軍隊和平民都起了暴動。雖然照李上校說是無所謂的，不過這可是不能馬虎的事，我們實在是已經走上了最危險的戰場，戰爭的基礎——大後方的零亂到這種樣子，實在是相當傷腦筋的事。

我忽然想起，這和那些被燒得只剩下焦土的村莊大有關係，那些失去了家園的朝鮮農民會走到什麼地方去，不是很明顯的事實嗎？

到了司令部所在地的農業學校。這地方很不小，是在朝鮮很難得看到的建築物。學校當中

的大廈屋頂上飄揚着美國國旗。我們的車子開到大廈旁邊的廣闊的停車場上集中，這裏停了五六十部左右的車子，吉普、指揮車、通訊車、運械車、兩噸半的大卡車，應有盡有，轟着竹籬一氣排了幾百隻大汽油桶。

我們剛要卸下行李，忽然看見先走進總部去的「燒驚」慌張地又走了出來。銅盔拿在手裏，禿頭上冒着水蒸汽，大聲地喊：

「行李不要卸，人員集中總部副官處待命！」

真是奇怪的事情。

在走進副官處時，我才發現了這裏正是亂得一團糟，跑出來進的人都帶着一臉慌張的氣色，好像被擾亂了的蜜蜂窠一般。

我們這一羣人走進了副官處。等了半天，「燒驚」卻不露面。李上校也出去了，我們等得無聊起來。正好，趁此機會，我要向潘和比萊這兩個胡塗虫教訓一下了。

「李上校是替你找咖啡色的眼睛去了！」我向潘說。

「不，白天是不會有的。」

「你覺得這地方不錯吧？配胃口吧？」

這時，潘似乎感覺到我不是在說笑話了。兩個小傢伙就湊到我面前來，我就此點穿了他們，現在不是做春夢的時候了。

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中國作戰應付國民黨軍官的經驗，我告誡了他們對像李上校這樣的領路狗要怎樣應付。

照我的經驗，這種傢伙，一定是貪污的。在後方，在前線，他們會借了供應美軍伙食的機會，大揩其油；他們會盜賣美軍的軍用物資；甚至於他們連一塊口香糖一根香煙都會向你討的。不過，那恭順也真好恭順，隨便你怎樣罵他都是無所謂的，到了背後也許會罵你王八蛋，不過當面總是笑嘻嘻的，替你找女人，買酒，什麼都伺候得舒舒服服，就是一樣，到了逃命的時候，他却不管你了。

怎樣辦呢？辦法自然是有的。在作戰的時候，每一個小組都保持着筆相當大數目的當地紙幣，保存在美國人手裏，卻向他聲明必要時可以交給他使用。那就是說，萬一落在了敵後，得讓他負一點隱藏帶路的責任，報酬就是這一筆錢。這是牽牢這條不够忠實的狗的唯一的繩子。



潘和比萊像聽天方夜談似的聽我說話，表示頗有興趣，可是還帶着不大相信的神情。該死的傢伙們，吃苦頭的日子等在後頭呢！

門猛地推開，「燒鷲」走進來了，臉色比剛才更慌張了。

「多貝先生，團長邱奇少將的命令。朝鮮陸軍的參謀總長已經沒有能够控制朝鮮陸軍免於慌張的撤退，應該免職，使他的副參謀長繼任，你要立刻把這個通知朝鮮軍總司令部。」

「是，長官。」我剛要去找李上校傳佈命令，「燒鷲」却又說了下去。

「根據美國空軍觀察的報告，朝鮮人民軍距離水原只有八哩，可能今日晚上到達市郊。總部決定作緊急撤退。多貝先生，你是有過撤退的經驗的，命令你監督撤退的進行，燒燬一切遺留下來的武器，汽油，裝備，和房屋，你要搭最後一部離開總部的車子。」

「燒鷲」氣急敗壞，可是還要保持他該死的「雍容」。

「今天可能做深夜的強行軍，車燈必須完好，汽油加足，還要準備必要的千分之一地圖，多貝先生，這是你表示軍人的勇氣的好機會！」

「是，長官！」我嘴裏說。可是我心裏却想說，「天殺的狗養的！」

於是我就馬上出去執行我的第一次使命去了。潘和比萊像木鷄一樣地呆在那裏了。

六月二十日，深夜撤退水原